

每天打地铺吃萝卜干 做着月薪十万元的梦

镇海警方端掉两个传销窝点

“一家小宾馆里，十多个青年男女经常窝在一间客房里，时而大呼小叫地喧闹，时而激情澎湃地演说，他们在干什么？”

近日，镇海警方接到群众举报，在辖区取缔了两个传销窝点，抓获14名嫌疑人。

这些人年龄均在20岁左右，来自全国各地。他们是怎样落入传销组织，又有着怎样的传销生活呢？记者采访了几名当事人。

记者 刘骥文 通讯员 韩彦杰



传销组织成员使用的教材和学习心得。（镇海警方供图）



受同学邀请游玩落入圈套

刘磊 1988 年出生，大专学历，老家湖北。

去年 5 月，一名大学同学邀请他去南京玩，刘磊以为只是普通的结伴游玩，欣然应允了。从此踏上了一条不归路。

他到南京后，就被朋友稀里糊涂地拉到一个居民楼里，参加所谓的活动。

一天下来，他确信这是个传销组织，想要离开。这时，有一位“主任”（传销组织负责人）语重心长地找他谈心，表现得相当热情。随后，一些长相漂亮的姑娘也主动找他聊天。

刘磊说，他从来没有过这种被重视、被信任的感觉，既然在外面的生活也不过如此，他就试着留了下来。

相比于刘磊的懦弱，初中毕业的龙刚第一天到来就不那么老实了。他也被同学以游玩为借口骗来的。他之前从电视里看到过传销组织用暴力控制人身自由，伤害人身安全的新闻，他很恐惧，企图逃脱，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身边的几个人就把他摁倒在地。

那些人严厉地告诫他：“第一次见面要老实一点，要真诚地同人握手，要情愿地弯腰成直角对人友善，听人说话的时候，要直视对方的眼睛……”

每一句话都显得那么居高临下，盛气

凌人。龙刚很不舒服，他想找同学寻求帮助，但对方也站在另一边，无助和恐惧顿时把他击垮。进而迎接他的也是轮番的聊天，从成员到主任，轮番轰炸。

每天滚地铺、吃萝卜干

在这个组织内部，他们习惯于称作“家人”，彼此也以“张姐”“李哥”“小弟”“小妹”称呼，显得亲密无间。

他们声称所从事的是国家政策支持、从国外引进的先进营销经验。每个新成员都要交 2800 元钱，用来买公司的产品，但自始至终他们都没有见过。

这个“家”对于他们来说很简陋，一处简单的出租房，十多个兄弟姐妹，每天打地铺、吃萝卜干，条件非常艰苦。

刚开始，刘磊对这个“家”也曾失去了耐心，但一些大哥大姐们有一串的大道理，什么“艰难困苦，玉汝于成”“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”不过，新成员被告知，只要好好努力，等到成为上层经理，就会有每月 11.9 万元的薪酬。巨大的诱惑加上心理战术由不得你不服从。

在这种精神激励下，每个人都很积极、乐观。他们每天 7 点半就起床，会做饭的主动下厨，吃完饭也有人抢着洗碗。

之后便是上课、聊天，新朋友进“家”来身份都是业务员，主要是学习各种“成功秘籍”，包括老业务员的故事，肯德基的故

事……五花八门，篇篇都鸡汤。

如果有人听得不耐烦，其他成员就会单独找他谈话，直到他顺服为止。

当然，每个成员最大的业绩就是发展新成员，这也是对“家”的忠诚度的重要考量。“主任”会让他们不择手段去拉同学、朋友、亲戚入伙，还美其名曰“共同致富”。

从头到尾就是一个谎言

同样 27 岁的范伟国看起来相貌堂堂，大专毕业，做过金融，考了很多证书。可能是“主任”看到了他的才能，刚到“家”几个月就当上了小主任，每天的工作就是管理新成员，一起呆在“家”里聊天。

很显然，他觉得在这个组织里，锻炼了自己的口才，但没有想到的是，面对看守所里警察的反问，刚说了几句，他就数度哽咽，之前掌握的种种“理由”都显得脆弱不堪。

范伟国说，他之前做金融，看到其他同事一个月能够拿两三万元，很心动。他努力去跑业务，但几个月下来，每月依然只能拿到 1000 元底薪。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压力，使他最终通过 QQ 陌生人加入了传销组织。

几个月来，他一分钱没挣，却骗家里人说在外做生意。

至于能力锻炼，只有他自己最清楚，从头到尾，他就像一颗棋子受人摆布。

（文中人物均系化名）

南门拟只进不出，东侧扩大通道 市第六医院 问诊门前“肠梗塞”

读者若有好建议，请联系江东交警

医院门前堵车排队长，周边难停车，已成为各大医院面临的“顽疾”。昨天，江东交警大队提出第六医院周边道路交通组织新方案，在医院东侧开出一个进出通道形成交通微循环来破解拥堵，并向市民征求意见和建议。

昨天上午 8 点半，记者跟随交警来到市第六医院大门口，只见大门口正对着中山东路，刚好有一条斑马线连接着对面的太古城小区，大门西侧是一个公交车站，东侧的中山东路上此时车辆已经排起了长龙，一直延伸到福明路路口，就连福明路北侧也有车辆排队，而路口南侧和东侧仍有车辆源源不断地驶来。尽管交警在路口指挥疏导交通，嗓子都喊哑了，整个路口一度还是打结“肠梗塞”。

在现场勘查的江东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胡畏告诉记者，市第六医院共有停车位 380 个（其中地面 150 个，地下 230 个）。而近年来，这个路口由于轨道交通建设，再加上医院门诊量激增，医院现有停车位远远无法满足需求，加剧了路面拥堵。

“更让我们倍感压力的是，下个月起，中山东路将进行改造施工，这个路口很可能会更加拥堵。”胡畏说，他们经与医院协调将对医院周边道路交通组织进行调整，作为医院南门的正大门，将只允许车辆出来，除了急救车辆外，其他车辆将不能再从这个门口进去；而在福明路路边的医院东侧，原来只允许医院内部职工车辆进出的东门也将拓宽改造，作为医院新的进出通道，从而使医院周边形成一个交通微循环来缓解拥堵。

近期，他们将与管理城部门协调，在医院东门进行道路改造，拆除部分绿化带以方便汽车进出，而现有的人行道也将改造成行人和非机动车混合通行的道路，福明路中山东路口的人行道也要改造成非机动车道下行放坡。

胡畏说，目前只是初步方案，广大市民如果有好的想法或意见，都可以通过江东交警大队的微博、微信或直接拨打电话 87333633 联系。交警部门将综合市民意见建议，制定出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后再实施。

记者 张贻富 通讯员 张金星

收进11张百元大钞，都是假的！

验钞机没有警报 疑似干扰器作祟

6月8日下午，在鄞州邱隘开超市的吴女士，一口气收进了11张假的百元大钞。

当时，一个中等个子的男子到她超市买香烟，挑中了一条“软中华”和一条“硬中华”，摸出11张崭新的百元大钞塞到吴女士手里。

吴女士先后用验钞机清点了两遍，都没有发现问题。

可当天晚上盘账时，她再把这些钱拿出来用验钞机验了一遍，却不停发出警报声。

这让吴女士想不通，明明当时用验钞机验过没有问题的呀。而这也让她想起一个细节：在她验钱时，男子一直站在柜台边不停地用手机打电话。不过，她当时并没有起疑心。

接到吴女士的报警后，“手机电磁波干扰验钞机”的想法立即浮现在办案民警的脑海中。

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早在2007年，市公安局就已经将“利用手机电磁波干扰验钞机”作为一种新型犯罪对公众进行安全防范宣传。部分验钞机会在手机电磁波的干扰下失灵，尤其是当手机距离验钞机只有25~30厘米的距离时。

昨天，民警拿着手机和吴女士收到的假币进行了一次实验，结果证明手机保持通话状态时，验钞机是能正常工作的。

“会不会是男子的裤袋里放了干扰器，才会导致验不出来？”吴女士一句话也提醒了民警。这也是另一种比较常见的，主要针对那些过分依赖验钞机的烟酒副食店、超市、金银首饰店的诈骗方式，其原理和手机干扰验钞机类似。

目前，案件还在进一步调查中。

民警提醒，商家平时要注意验钞机摆放的位置，不要将其放在柜台等外人容易靠近的地方；要经常检查验钞机是否正常运转；在收银时不要过分依赖验钞机，要提高手工识别假币的能力和水平。

通讯员 蒋志强 黄一娇 记者 石承承

吃软饭还拈花惹草 女友要分手竟将她五花大绑

6日早上，一名年轻女子身上绑着床单和透明胶带，慌忙地跑到百丈派出所报案：“我被绑架了，我被绑架了。”

女子姓吴，23岁，来自贵州。绑架她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与她相恋一年多的男友小谢。

一年前，小吴和小谢同在一家KTV工作，两人互相产生好感，并确立了情侣关系，不久就同居了。

今年春节后回到宁波，小谢辞了工作，宅在家里，从此，所有生活开支都由小吴一人承担。就这样，小谢吃起了“软饭”。

更让小吴恼火的是，她还不止一次在小谢的手机微信里，发现他同时和多个年轻女孩关系暧昧。

小吴忍无可忍，提出了分手，小谢一听，立马将食用油倒在床单上、衣柜里和小吴身上，并拿出打火机，出言威胁。

小吴只好作罢。

6月3日，小吴再次找到小谢，提出分手，这一次小吴态度非常强硬，最终还是不欢而散。

6月5日凌晨，小吴收到小谢的短信，“我们把事情处理清楚吧，分手可以，但是我没有生活来源，你要给我1万元生活费。”

当天中午，小吴来到了小谢住处，想要拿回自己的东西，但拒绝支付1万元分手费。

两人因此发生争执。不料，小谢一怒之下，将床单撕成条，将小吴捆得结结实实，并威胁她交出银行卡。

小吴表示，自己的银行卡都在另一名女友手里，小谢便强迫她打电话，让对方将钱存入其卡中。

第二天，小谢将小吴全身上下用胶带又捆了一遍，并拿走小吴包内的400元，就出门去取钱。

小吴最终还是挣脱了捆绑，来不及扯去身上的床单和透明胶带，慌忙地跑到了附近



被五花大绑的小吴在派出所报案。

的百丈派出所报案。

而小谢从小吴的女友处拿到银行卡，在中山路上的一个取款机上分5次取了1万元现金。等回到暂住房时，他发现小吴不见了，才慌忙潜逃。

6月7日中午，小谢被民警抓获。目前，他因涉嫌抢劫已被刑拘。

记者 戴巧泽 通讯员 朱君敏